《受壓迫者教育學》讀書會後記

撰文\林玉潔

一,從故事開始,教養的困境 真相不是我以為的真相:洗澡事件 忙著處理事,處理生理人

一切都只憑經驗及結果,現實往往離真相太遠。

那天發生了一個故事,讓我思考「真相」。對我家來說,用餐總像在打仗,孩子總有磨盡父母耐心的能耐。有一天晚上已過了用餐一段時間,五歲的女兒卻仍不斷的在玩玩具,耐心用盡的我從聲低足變成了大聲咆嘯,她也不甘示弱的大聲反抗不學吃了,追於我的情緒壓力,都餵愈一番折騰終於把大家都餵的上桌吃飯。這一番折騰終於把大家都餵吃完了,五歲的大女兒堅持要讓爸爸洗澡了。先生洗碗,我幫兩個孩色洗澡的口角,造成她拒絕讓我洗澡的口角,我因此對她的拒絕又發了頓脾氣,認為是剛才我們的口角,造成她拒絕讓我洗淚的人。 因,我因此對她的拒絕又發了頓脾氣,認為是剛才我們的口角,造成她拒絕讓我洗淚的人類。 因,我因此對她的拒絕又發了頓脾氣,。 任性。終於大家都得以在床上躺平了,在心情入過 任性。終於大家都得以在床上躺平了,在心情入多 體都放鬆的情況下,我問起大女兒為何堅持為,很 體都放鬆的情況下,我問起大女兒為何堅持為 洗澡?她回答:「因為媽媽照顧我們一整天, 了,一個人洗一個才公平。」 二,微光:讀書會,弗雷勒的想法 弗雷勒的思想:人性化對待vs.物的對待,對結 參加讀書會樣的反思,對於孩子的看見

某一日的微光。

我是帶著教養上的困境去參加這場讀書會的。成 天,我面對兩個稚女,我們三個就是個微小的教育 系統。壓迫可以是很主觀的感受,不必然只是對一 個族群的歧視。我是個母親,我帶著過去的生命經 驗壓迫我的孩子們。

從小到大,對未來的想像只有「想要成為什麼」(to be)以及「不要成為什麼」(not to be),而且資源是有限的,有經驗的成人會不斷的告訴我,有經驗的成人也不斷的汲汲營營,讓自己的生活過得好(嗎)?我覺得自己成了被灌輸同樣教條一群小孩、一群學生,工作之後成了一群人,再成為一群父母。我看到自己成為社會支柱的工具性存在,反映在孩子的照顧方面,我也成為工具性母親,在生理照顧上的細膩程度遠大於心理方面的。我沒看到每個孩子身上獨特的存在,只看到為人母親要「養」她們的責任,名之為陪伴,更多的是心不存在。當然,我更看不到自己的獨特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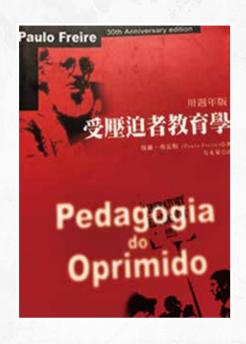
我很乖順的,沒有想過這個體制的怪誕。

每個人既是活在過去的生命也是活在現在的生命,不斷的用經驗法則來決定未來的事項,也用結果看待處理過程的手段,人沒有好好的被視為一個獨特性的存在。國家社會不斷以過程的經濟效益為最高指導方針,卻漠視部分隱藏在其中的社會成本。

體制有個方便性,它利於篩選、控制,維持體制公平的評測直接影響學習的動機與目標。國教告訴學生「是什麼」,不論是老師還是學生都在生產線上,大家幾乎都照著排程走,沒有心力再去解答及思考「為什麼」。

三,大學環境(師,同學,資源),引導思辨, 對話的對象

受惠於體制,在同一學校的學生的思想層次大致差 不了多少,我認為至少是可以對話的程度。還有願 意與學生對話的老師。老師們經過冗長的知識學習 及思辨,因著經驗值的累積,在思考的邏輯還是較 學生善長。上了大學,少了升學的壓力,是可以盡 情探索及學習思辨、練習挖掘問題及解決問題的階 段,它將成為離開校園所展開的入生奠基。技能可 以再學,政府開辦許多的就業、轉職計畫都做得 到,但離開校園後,投入以效益為最高原則的社會 氛圍,該如何才能不被時間、權力、錢財給綁架, 還能以你/妳之所以為你/妳的獨特繼續生活在人 群中,也带出對於他/她之所以為他/她的尊重, 撇開家庭家育,這是在十二年國教中顯少有時間及 空間去談,然而到了大學,至少具備一定的知識基 礎,有老師、有同學有許多的研究文獻資源,可以 對話,可以查考,去發現問題,去解決問題,好好 建構自己的思考體系,才不罔之所以為人,才有辦 法在成為父母後,不追逐華麗的軍備競賽,辨清下 一代教育的核心價值。



我帶著我的困境回到校園中,我看到弗雷勒表示壓 迫者將受壓迫者視為物,因此非人性化對待。用這 樣的想法回頭看看自己對孩子們的教養,我並沒 有將她們視為「她們」,而是看到我眼中的「她 們」。我正在複製自己的成長歷程到她們的身上。 我遇到了困境,恰巧是這個讀書會,讓我回到校園 中找到可對話的人。

四,結語,弗雷勒的思想,教育的是人

最後,我想説:「各位老師們辛苦了。」我面對兩個稚女就已經焦頭爛額了,更何況你們面對的可能是上百位學生。然而,你們所教到的學生未來也許會成為主管、行政首長甚至是國家元首,即或只是成為父母,你們現在花在學生身上的對話,都將影響著未來的「人」。教育不是件容易的事,但你們所做的都將被紀念。